

【步履寻章】

苍马山前故人情

□李剑

偶然得知一位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学的父亲住在苍马山前的山景小院，我便和妻子约定去给他拜个晚年，探望一下这位曾经看着我长大、可亲可敬的老人。

今年恰是“春打六九头”，气温回升得也快，微风轻拂，带来融融春意，驱散了冬日的寒冷。阳光温暖，天朗气清，远处绵延起伏的苍马山脉恰似一匹奔腾的骏马横空跃起，气势磅礴。行走在山前广袤的原野上，视野开阔，能见度高，满山苍翠的松柏、形态各异的奇峰怪石、纵横交织的阡陌沟壑，组合成一幅淡雅肃穆的水墨画卷。

小院离县城不远，车程约二十分钟。说是小院，实则是山脚下方圆四五亩的荒地，周边用篱笆、铁丝和灌木围起。简易大门敞开着，车辆可直接开进院里。几间由集装箱改造的看护房坐落在正北方，门上的大红春联格外醒目，房前桃树上，一串串红灯笼烘托着节日氛围，散落在地下的烟花爆竹碎片尚未打扫，仍保留着喜庆色彩。喜鹊蹲在高高的白杨树梢叫个不停，燕子正衔来春泥构筑新巢，蜡梅的幽香沁人心脾。

同学虽已休完假回去上班，却早已安排小妹在院里迎接。我们刚下车，小妹便与妻子相拥在一起，她眼角闪着泪花，激动地连声喊道：“哥、嫂，外头冷，快屋里坐。”多年未见，声音依旧熟悉甜美。简单寒暄几句后，我们便随小妹往屋里走去。

一路上，散养的鹅群飞奔着前来迎接，“嘎嘎”的叫声中透着欢快，翅膀“扑扑棱棱”似欲起飞；几只模样可爱的看家狗围在我那花枝招展的小外孙女旁边，兴奋地摇着尾巴与她追逐嬉戏。尼龙网封住的禽舍里，鸡鸭悠闲地踱来踱去。

我们先随小妹到老人居住的房间拜年请安。隔着窗户，年逾八旬的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了我，亲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，眼中满是惊喜与爱怜。我急忙上前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，仔细端详着这位慈眉善目的叔叔。他一米八多的身材依旧魁梧挺拔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穿着干净整洁。记忆中，叔叔英俊潇洒，为人忠厚善良，打庄户是个好把式，后来自学成才成为管理财务的行家，在村办企业兢兢业业几十年，屡创佳绩。他虽有些耳背，但思维清晰，对陈年旧事记忆犹新，还讲了几个我们小时候调皮捣蛋的小故事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我和同学从小一起长大，那时我隔三差五去他家玩耍蹭饭，叔叔和婶婶对我疼爱有加，视如己出。交谈中得知，前年婶婶因病去世后，他腰部和膝关节也出了问题，一个人生活不便，便搬到了小妹这里。

走进小妹的住处，我才发现这座简易房并不简单，完全按照居家过日子的标准设计安装。门前封好的走廊里，绿植葱茏，盆栽的蔬菜长势正旺。堂屋里，电视、沙发、写字台、博古架、书橱、电脑，还有琴棋、文房四宝等一应俱全。主卧西侧配备了厨房、洗漱间，东侧紧连着卧室，家具摆放整齐，每个房间都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小妹热情地领着我们逐个房间参观、介绍，看得出，她对亲手置办的每一件物品都怀有深厚感情。

坐在沙发上，我上下打量着小妹。这位

当年驰骋赛场、风华正茂、活泼漂亮的运动健将，如今已年逾半百，岁月在她娇美的面庞上留下沧桑，皱纹无情地爬上额头。尽管她热情大方的性格丝毫未变，但澄澈的眼神中沉淀着的已是半生的风雨与坚韧。小妹命运多舛，两任丈夫先后离世。然而，中年丧夫的灾难并未击垮小妹的意志，她独自承担起抚养幼女的重担。在家人好友的帮助下，租下这处依山傍水、环境幽雅，充满鸟语花香的地方，搞起了种植、养殖业。虽然生活清苦，但她吃苦耐劳，有着不服输的韧劲。几年下来，园里果蔬遍地，禽畜成群，也算小有成就。

“草木有根，人也有根。活法千万种，心安处便是好光景。守着这片土地，看着它们春华秋实，我心里踏实。”小妹说这话时，眼里泛着光，笑容里全是对眼前日子的满足，对未来生活的满满信心。这满园春色，一草一木都是她亲手种下的答复——命运可以给予风浪，却夺不走一个人把日子过成诗的能力。或许真正的富足，从来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对于小妹遭遇的挫折我早有耳闻，此时目睹她坚毅的神情和平和的心态让我倍感欣慰。

临近中午，小妹执意留我们一起吃饭。她把叔叔接过来陪我们聊天，自己系上围裙走进厨房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一桌丰盛的农家饭菜便摆上了餐桌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在这春寒料峭的季节，我们居然吃上了香椿芽拌豆腐、荠菜炒鸡蛋等时鲜佳肴。席间，大家频频举杯，回忆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无拘无束。我那活泼可爱的小外孙女还即兴唱歌跳舞，敲起了刚刚学会的空灵鼓，不大的屋子里欢声笑语不断，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。

饭后，暖阳温柔地洒在大地上，小妹带我们登上一处高坡仔细观察，整个小院规划设计精巧，每个区域都有独特主题，每个园子的造型别具一格。这一方天地，既是小妹生活的依托，也是她心灵的栖所，一草一木都诉说着简朴、坚韧与生生不息。漫步在曲折蜿蜒的田间小道上，举目四望，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。百果园里，淡粉色的花朵如繁星般绽满寒樱树，山杏花也已含苞待放；百花园中，迎春的枝头已染上一串串鹅黄，报春的红梅傲立虬枝，那鲜红的花朵像绸缎般迎风舞动；俯瞰几座小弓棚，草莓、黄瓜、韭菜、菠菜等瓜果蔬菜垄畦整齐，生长茁壮。潭侧池塘边，冰雪已经消融，柳枝已然泛黄，潭水闪着波光，偶有池鱼翻滚跳跃，露出雪白的肚皮。东侧那片麦田绿意盎然，返青的麦苗宛如一块浑然天成的绿毡，荠菜、苦菜、苔花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草草在麦田里探头探脑，沐浴着春光。置身这山景小院，远望层峦叠嶂，近观田园美景，我不禁联想到陶渊明笔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世外桃源风光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西沉，倦鸟归林，小院渐渐归于宁静。我依依不舍地摇下车窗，与叔叔、小妹挥手告别。车子缓缓驶离，那亮着灯火的小院在后视镜中越来越远，却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——那是一份无论走多远都牵挂着的温暖，一份如苍马山般厚重绵长的情谊。衷心祝福小院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如这蓬勃的春天一般，生机无限。

□魏留勤

王方晨的《快雪时晴》以冷峻而节制的笔调，勾勒出老竹被命运三次剥夺后残破的人生图景。国营帆布厂女工的离去，是青春信仰的第一次崩塌；乡下姑娘小梅婚后别恋，又重创他对人间温情的渴望；而妻子菊的死亡，则最终将他推入存在的孤绝之境。这些创伤如同利刃，一次次切割他与世界的情感联结。然而，老竹并未沉溺于苦难的叙事。他的救赎，发生在那看似无用，实则至关重要的书法实践中。

老竹的书写经历了一场从“实”到“虚”的精神蜕变：早年墨迹淋漓于纸上，是情感的宣泄与挣扎；后来他竟抛开了纸墨，以手指为笔，以虚空为纸，进入了“空书”的境界。这一行为极具象征意味，已经超越了艺术形式的嬗变，成为一种深刻的创伤转译机制——他将无法言说、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，转化为一种可视（却不可留）的审美姿态。于是，书法于他，不再是风雅之士的闲适点缀，而升华为生存的必需。那凌空舞动的笔画，是安放苦痛的寂静仪式，是向虚空发出的、不求回应的诘问与独白。他在这种日复一日的书写修行中，将具体的、私人的哀伤，淬炼为一种抽象而普遍的美学形式，从而实现了对个体有限性的精神超越。

老竹的书法之路始于国营帆布厂时期——“王厂长做主，给他腾出整个房间做书法工作室，一张木案宽得像大湖”。书法，在这里是一种被认可的才华，是社会身份的象征，是通往爱情与成功的媒介。但这种依附于外部认可的创作本质上是脆弱的，当企业改革、厂长变成老板、心上人转身离去时，书法的社会基础瞬间崩塌。老竹第一次遭遇创伤时，书法尚未能成为救赎的工具，他只能默默承受，“谁都看得出来，他是真被伤着了”。此时的书法还停留在技艺层面，未能与生命深度交融。

小梅的出现与离去，开启了书法功能转化的关键环节。老竹因创伤而进入婚姻，又因婚姻再次遭遇创伤。小梅的算计与离开，让老竹独自蹲了一夜，在雪地上写下“小梅”二字。这个场景极具象征意义——书法第一次直接与创伤对话，成为情感的宣泄渠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街坊们发现“老竹经此婚变之痛，字却写得越来越好了。一个个那么黑，又隐隐透着光，几乎抵实了就是夜半雪光”。创伤没有摧毁老竹，反而提升了他的艺术境界。这里暗含了一个深刻的艺术哲学命题：痛苦是否可以转化为美的源泉？老竹的实践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那些“隐隐透着光”的字，正是将个人痛苦淬炼为普遍美的过程，是个体创伤向美学形式的成功转译。

菊的出现与死亡，最终完成了老竹书法的升华。菊不仅给予老竹生活上的照料，更是艺术上的知音——“菊领会他的意思，就说‘你要好好写字’”。甚至老竹承诺“我只给你写”。这种亲密关系将书法从社会认可的追求转变为爱的承诺与对话。菊的死亡本应使这一切终结，但她的临终嘱托“你要好好地活”为老竹指明了出路——“因为写字就是好好活”。于是，书法墨进一步升华为“空书”——只对着天空书写，为了让天上的菊能够看见。这一转变使书法彻底成为纯粹的精神实践。老竹的“空书”令人想起德里达对书写的思考——书写总是面向他者的，即使这个他者已经缺席。老竹的空中书写，正是对

【书里书外】

以无形之笔写有情之天



缺席的他者（菊）的永恒呼唤，是以无形之书维系超越生死的情感联结。

老竹的圆满结局——梅的回归与误解的消解——并非简单的道德补偿，而是对其艺术人生的肯定。梅的归来揭示了创伤的另一面：有时创伤并非来自恶意，而是来自误解与自尊的作祟。老竹最终明白，他曾经失去的，部分源于自己“文化人的执拗”。这种洞察使得救赎更加完整——不仅是对他人的原谅，更是对自我的和解。

《快雪时晴》中老竹的故事，向我们揭示了一条通过艺术转译创伤、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深刻路径。老竹的书法从工整严谨到恣意虚空的转变，不仅是传统美学中“从有法到无法”的境界跃升，更是一种生命智慧的成熟与绽放。他执笔挥毫，字迹虽不落纸墨、不留痕迹，却以一种近乎仪式的行为，将人生写进广阔的天空，也刻入了时间的肌理。这种书写超越了物质层面的存在，它是生命与自我之间一场沉默而庄重的对话。

正是在这样的书写中，老竹完成了一种近乎哲学意义上的解脱。他以虚无承接实在，以短暂回应永恒，证明：哪怕生命遍布裂痕，人仍可以通过创造意义来承担苦难，仍能够借美的形式安放痛苦。艺术在这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清醒的面对；不是结束，而是重新开始的方式。那一笔一画虽消散于风中，却成为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尊严——这是属于平凡人的神圣瞬间，是艺术生命最温柔的回应。这或许就是艺术最原始，也是最崇高的功能：不是装饰生活，而是拯救生活；不是记录生命，而是成全生命。

艺术不是对现实的美化，而是对生命的深度承认与转化。在老竹的“空书”中，我们看到的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勇敢的面对；不是结束，而是一种新的开始。笔断意连、形空神在——这既是书法的至高境界，也是生命在创伤之后重新寻得的平衡与自由。

由此可见，艺术最根本的力量，或许正在于它能够承受个体的无法承受之重，转化为众人可感可思之轻。《快雪时晴》以美的形式为痛苦赋形，从而让我们相信：即便在最深的黑暗中，人依然可以创造光。